

无论为官为商，都要有一种社会责任感。既要为自己的利益着想，也要为天下黎民着想，否则，为官便是贪官，为商便是奸商，这两种人，都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。——胡雪岩

# 胡雪岩

下

# 49

## 纵横商海的 49个突破



宋树理◎编著

做小生意得迁就局势；做大买卖得先稳定政治局势，大局好转，做生意自然就会有办法。

无事不可生事，有事不可怕事。

一个人不能光靠运气，运气一时，总要自求上进。——胡雪岩

## 第四章 见机行事 广纳财源 ——问津商机的突破

---

- 胡雪岩在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动乱年代，大发横财，中饱私囊。后又协助左宗棠平定新疆叛乱，又发了一笔国难财。办洋务，吃“回扣”，也是他的得意之作。这一切只能说明胡雪岩是一个有头脑善抓时机的人。“机遇总是降落在有准备的人的肩上”。



## 1. 美色演绎商场春秋

风花雪月，人所难免。官场也好商场也罢，既然有个场子让台面人物四处跑跑就免不了要逢场作戏。所谓“逢场作戏”，指的就是男人与女人的游戏。同样的逢场作戏，个中手段有差别，功力分高低。这一方面，胡雪岩堪称高手。

咸丰年（1854）初，太平天国定都金陵后，军威大振，跃跃欲试，即行北伐，兵锋进逼，安徽、湖北两省告急，人心骚乱。

一天傍晚，胡雪岩处理钱庄事毕，命伙计打烊关店，正躺在椅上小憩。忽然门外有人叫门，开门一看，是“梨花春”鸨母派小厮来请，说“梨花春”刚刚从外地买回一个妞儿，原是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，父亲犯了事，举家查抄，家属官卖，才到院里。”

胡雪岩谈色兴起，一连声打探，头面如何，身段如何，金莲如何。说着匆匆换了衣服，随小厮去“梨花春”。一路上犹自兴奋不已，原来他自幼贫苦人家出身，自惭形秽，十分自卑。如今手里有了钱，巴望能娶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做姨太太，无奈妻子贤惠，同甘共苦惯了，不忍伤她心，并且有钱人家大多不愿将娇女给人作妾，终难如愿，只得在花街柳巷逗留，眼下听到有如此可心的千金小姐，怎能

不急切看个明白？心生急念，脚下生风，不一会儿到了梨花春，鸨母李妈迎接住，冲他神秘一笑，向后房歪歪嘴。烛光映照下，窗户显出一个女儿身影，亭亭玉立，苗条多姿。胡雪岩似乎嗅到一股幽兰香味，身子立刻酥了半截，顾不得繁琐规矩，掏一张 500 两的银票往李妈手上一塞，说句：李妈多担待，今日打扰了。

那姑娘坐在窗前，如冰雕玉琢一尊观音菩萨像，气质高雅，仪态万方，流露出无限伤感神情，顾盼之间，举手投足，莫不显出大家闺秀风度。胡雪岩顿时停下步，他被她的魅力慑服了。刚才在路上还兴致勃勃寻思如何玩个痛快，以慰平生。此刻却不敢轻薄，蹑手蹑脚上前，彬彬有礼拱手道：“小姐久候，小生有礼了。”小姐慌忙起身道了一福，道：“罪过，罪过，待罪之妾，怎敢受公子大礼。”她显然被胡雪岩的着装和举止所迷惑，认为他是大家子弟。胡雪岩心里极是舒坦，蒙绝色美人抬举，此生尚是第一次，真是受宠若惊，他打算将错就错，继续博得美人的欢心。

胡雪岩捺住性子，装模作样地坐在姑娘跟前，说：“小生虽不才，也曾饱读诗书，听说院里来了位小姐，殊为惊讶，此乃蜂乱蝶狂、藏污纳垢之地，怎容得下小姐清白之身，所以唯恐小姐受辱，赶来看个究竟。”

一番巧言合情合理，颇显侠胆刚肠，绝不像轻薄的嫖客。姑娘受了许多委屈，正无处倾诉，此时见到他如此通情达理，言语体贴，不禁垂泪涟涟，模样更加楚楚动人。启动樱桃小口，述说自己身世。她名芸香，家住广东惠州，

世代官宦门第，祖父官至藩台，父亲又放了学政，不料年前乡试，一桩贿赂考官案告到京里，皇上震怒，严旨勘查，坐实证据，芸香父亲革职流放伊犁，全家拍卖为奴。李妈抢得快，以 2000 两银子买下她，转辗千里带来杭州。

胡雪岩暗暗惊叹：妙绝！果然是地地道道的大家闺秀、千金小姐。观其双目有神，聚而不散，脖颈细长而不雍圆，腰身窈窕而不柔软，腹部深凹而不鼓突，凭借自己多年枕花眠柳的经验，必定是个处女身子，多亏李妈有心，今番才有此艳福，真是难得、难得！

胡雪岩热血上冲，心旌摇曳，欲要上前抱住求欢，又恐露出庐山真面目，被小姐看出他粗鄙本性，瞧他不起。于是依旧扮作秀才模样，文质彬彬，叫来一桌酒菜，与芸香小姐对酌，好言相劝，哄得她高兴。芸香小姐几杯酒下肚，雪腮飞红，冲淡了不少忧愁。她自小深居闺阁，奴婢伺候惯了，不谙人世是非；及至突遭变故，家破人散，并无充分的估计，以为凭借美色非凡，必有豪侠公子前来相助，如同古书里所写一般。今晚遇见胡雪岩，年轻俊美，衣着光鲜，言语文雅，在房中颐指气使，婢女小厮敬畏若神，都听他调遣，深信便是救苦救难的豪门公子，便有以身相托之意。渐渐地借着酒力上涌，芸香不再拘束，推杯把盏，放开胆子，平添了千般风韵，万种媚态，非烟花风尘女子所能做到，令胡雪岩眼界大开，如坠温柔乡中，愈加敬爱芸香，不敢半点非礼。酒至半酣，芸香取过一张凤尾琴，纤指移动，弹了一曲《高山流水》，其意不言而喻。可惜胡雪岩终

日泡在银钱堆中，哪里懂得钟子期典故，只是摇头晃脑故作雅态倾听，并无明白表示。忽然芸香“锵”地一声，拨断一根琴弦，胡雪岩吃了一惊，见小姐满嘴泪花，似有无限幽怨。胡雪岩不愧是摘花老手，观此神色，立刻悟到芸香用意，心里一热，上前拥住她肩头，致歉道：“小姐身份高贵，唯恐亵渎了你，小生不敢张狂。”

芸香不由他说，倒在他前，嚤嚤啜泣道：“公子不弃，奴愿以身相托……”说话间，吹灭烛光，拥向牙床。

然而胡雪岩饱享艳福的愿望落了空，两人虽相偎相抱，一个是百依百顺、身心相托；另一人却力不能胜，无法消受，不禁颓丧万分，徒唤奈何，也不知为什么。胡雪岩见事不谐，索性好人做到底，脑子里蓦地冒出一个念头，愈想愈兴奋，暗暗叫绝。芸香已老着脸皮，任他摆弄，不料许久不见动静，胡雪岩默不作声。芸香心里便有些发慌，忙问：“公子不喜欢我？”“哪里话，千里挑一的美人儿，谁人不爱？”“那你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。”胡雪岩不知道柳下惠，但也猜出她的话意，索性与她明说：“我并非富贵人家的公子哥儿，不过一名听人差遣的钱庄伙计罢了，因此不敢以卑微之身，玷污了小姐的贵体。”

芸香目瞪口呆，又羞又急：“你来此地做什么？”

“前来搭救小姐，求脱身之计。”

“此话当真？”

“哪个男人不好色，但我刚才对小姐秋毫无犯，何来歹意。”

芸香想想，自己反不好意思，顿时双手蒙住脸孔，道：“天下真有坐怀不乱的柳下惠，就是你胡先生。”

胡雪岩得意道：“我虽时常来院里走动，唯有对小姐的敬重之心，才止住意马猿心，此心之诚，唯天可表。”

芸香感动万分，泪水涟涟，泣不成声道：“你若能救我出去，愿终生为婢，伺候到老，决无二心。”

“那大可不必，”胡雪岩道：“我要你仍享荣华富贵，做大官夫人，不减你姑娘时风光。”

“若如此，愿永为你用，忠心到底。”

“太好了，”胡雪岩拍手笑道：“说了半天，讨的就是这句话。”于是两人整衣束冠，重摆夜酒，叽叽咕咕，直谈到东方发白，金鸡高唱，胡雪岩才步出房门，对鸨母李妈吩咐道：“从现在起，不经我许可，不准芸香接客。”

“哎哟，白养个千金小姐，我们可担当不起，那 2000 两银子的身份……”

胡雪岩掏出 1000 两银子的银票给她：“这是包银，看管好了，另有重赏。”

李妈双眼眯成一条线，千恩万谢。

胡雪岩走出院门，深深呼吸一大口清冷的空气，头脑似乎才清醒过来，拍着脑门儿惋惜道：“可惜，一朵娇花，自己消受不了，却要拱手相送，真是一段‘今生奇观’哪。”凭着他精明的生意经，略加心算，便知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，宁弃一朵花，抱得万锭银，何乐不为？

王有龄尚未起床，便听见胡雪岩的脚步声，他俩见面

#### 第四章 见机行事 广纳财源

无需通报，也不拘小节。王有龄探起身子，诧异道：“这么早赶来，又有啥事？”

“好事，好事，特来向大哥道喜，”胡雪岩兴冲冲道，眉飞色舞，溢于言表。王有龄大惑不解：“湖州尚未赴任，还能有什么喜事？”

“大哥，你即将走马湖州，形单影只，身边没有照料你的人，小弟很不放心，已寻着一位妙人儿，陪伴大哥左右，枕席之欢，足慰孤独。”

王有龄眉开眼笑，他本来在老家已有妻室，千里求官，抛下家小单身赴任，常与胡雪岩寻花访柳、纵情声色，倒也快活自在，听胡雪岩此说，问道：“此为何处名花？”“梨花春。”王有龄失声笑道：“老弟真会开玩笑，杭州哪家堂子我没去过？俗不可耐，上不得台盘，怎好作知府姨太太？倘若被人得知底细，岂不扫了大哥面子。”

“大哥有所不知，”胡雪岩一脸正经，不似调侃：“梨花春新来一名姑娘，系广东学政之女，因犯考案被官卖为妓，小弟刚去见过，果然绝色佳人，天仙下凡，做大哥的红粉知己，有面子又风光，正是天作之合的姻缘。”

“哦！”王有龄意味深长道：“你见了她，呆多长时间？”“仅昨晚一宿”，“行了，既已被老弟高枝独占，名花有主，怎可横刀夺爱，大哥索性替你做媒，娶了家去做太太，大哥也为你高兴。”

“大哥误解了，”胡雪岩着急道：“小弟见她天姿国色，正合与大哥相配，所以不敢专美，不曾动她一根毫毛，大

哥若是不信，可亲去察看，足证小弟一片苦心。”

“果有此事？”王有龄呆住了，难得胡雪岩如此忠心，竟能坐怀不乱，实为天下罕有，难能可贵。当下王有龄同胡雪岩匆匆用过早茶，乘两乘小轿，悄悄溜到梨花春看个究竟。

王有龄一见芸香，惊叹万分，顿生怜意，芸香诗书文章，样样精通，引经据典，对答如流，俨然女才子，果非凡俗。王有龄倾慕万分，有心要纳她为姨太太。芸香急切要寻找可靠主儿，脱身火坑，两人情投意合，迫不及待拥进香衾，初试云雨，芸香果然是处女身子。王有龄甚是感激胡雪岩。

胡雪岩见她俩合契合拍，便悄然离开梨花春，心里又妒又喜，妒的是本属口中美食，反被他人安享，酸溜溜不是滋味儿；喜的是顺水人情做得漂亮，在王有龄身边安插了一位忠心的眼线，今后但凡王有龄的公事往还，官场应酬，都会通过识文断字的芸香告知胡雪岩，令他早作筹划。利弊之间，孰得孰失？胡雪岩掂量一番，觉得这桩交易十分划算。

王有龄出价 5000 两银子，赎芸香出去，娶为姨太太，心满意足前去湖州赴任，从此他的行踪无不掌握在胡雪岩手中，筹划谋断无不听从芸香，直至他官至浙江巡抚、杭州被太平军所破自杀身死，也不知道胡雪岩与芸香之间订有秘密约定。

自古而来，爱情与事业是一对悖论，两者是分野的。然而胡雪岩却能让情与商交融。胡雪岩的做法是有争议的。笔者认为，实际上胡雪岩借女色经商，并无真情，是不可

取的。晚年的胡雪岩，落到这般失败的境地，虽受李鸿章排斥打击是一个方面，而另一方面与胡雪岩妻妾成群，心怀不一也是分不开的。

## 2. 借红颜知己，显雪岩风姿

在商务经营中，各方凭着自己的实力开展经营，进行激烈的竞争、角逐、交锋、合作，以获得最高额的利润。

商场如战场，在商场驰骋过的人都知道，这里看似平静，却险象环生；这里虽没有硝烟，却发生着无情的厮杀。人们看起来行为从容、面带微笑，却在暗中较劲儿，其斗智千勇的程度不亚于真刀实枪的战场。面对无情而充满风险的市场，一个明智的生意人，不会把个人情感掺杂到经营中，更不会以个人好恶、感情倾向来左右自己的经营活动。

在商言商，商人的本性是追求利润，当然不会有那么多的情义道德可言。既然要的是利润，因此，只有在不违背获取利润的前提下才讲感情，讲感情不能影响利润的获得。这也是体现商人价值标准的无可非议的“法则”。

所以胡雪岩认为：“生意归生意，感情归感情，两件事不能混在一起。”

话虽这么说，但胡雪岩却并不以为二者绝对对立。生意、感情，在他看来是两个范畴、两种场合的事，二者是

## 第四章 见机行事 广纳财源

不能相混的，否则生意做不好，还会伤害感情。认清了二者的主次关系和相对独立性，如果因势利导，让感情服务于生意，定能成为做好生意的一种激励机制。在胡雪岩一生中遇到的女人当中，具有“帮夫命”、能在事业上助他一臂之力的不乏其人。

上海的“奇绣行”价廉物美很受游人的青睐，“奇绣行”的老板阳琪却是一个妙龄少女，长得眉清目秀，美丽动人。一天阳琪正在绣制定货，在缎面上绣一朵硕大的牡丹，然后走进来一个青年，他注视着她，欣赏着她娇嫩的细手在绣架上龙飞凤舞，阳琪被看得耳根发热，凝眸一视，青年急忙避开目光，问道：“你有多少绣制品，我全要。”阳琪一惊，大买主上门了，她答道：“除了货柜上的陈品，另外可以订制。”于是第一批货全部脱手，阳琪赚了10两银子。当阳琪把绣制品按青年的嘱咐送到枫桥路阜康钱庄时，才知道那个青年人叫胡雪岩，是钱庄老板，另外经营丝绸及苏绣、顾绣、蜀绣的买卖。她不由多看了一眼，心中佩服不已。

如此几次阳琪和胡雪岩熟识起来。彼此都谈得来，说话也投机，两人心中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。胡雪岩常常借游六和塔来阳琪店中闲聊，阳琪也很希望他能到店中来玩耍。他们的频频交往陈氏看在眼里。一天陈氏把阳琪叫到房中，她说道：“闺女你已十七芳龄，该出嫁了，我想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我看胡先生一表人才，又精明能干，他佩服你心灵手巧，对你非常爱慕，不知你对他如何呢？”母亲的问话羞得阳琪脸颊绯红，低头不语。陈氏又继续说

## 第四章 见机行事 广纳财源

道：“胡先生与你般配呢！”一朵红云直上阳琪眉梢，像绽开的花蕾，异常娇艳。阳琪低声说“此事全凭母亲做主。”说完走开了。

哪知正在“奇绣行”生意蓬勃发展之时，陈氏的丈夫陈定生不幸染上风寒，一命呜呼。母女俩痛不欲生，以泪洗面，春节在悲哀的气氛中度过。此时“奇绣行”已小有名气，绣制品供不应求。清明节这一天，淫雨霏霏，杭州城里人声鼎沸，钱塘江边游人如织。只见钱塘江上“画舫舟楫”整装待发，箫声悠悠，摄人心扉。钱塘大堤俊男靓女，老妇稚童站得满满的。特别是一个个深锁闺门的富家小姐也出门观看放河灯的壮观场面。她们或姿容媚丽，或体态轻盈，或浓妆艳抹，或轻描淡写，风姿绰约，成为一大风景。胡雪岩没有心思观看，他心中惦记着阳琪。

胡雪岩悄悄穿过大街来到“奇绣行”。店门紧关，他伸出手轻轻敲了敲铺板，里面没有声音，他正欲再敲，门却打开，阳琪见是胡雪岩，心中喜悦，她把胡雪岩让进屋里。胡雪岩说他给她送钱来了，他还欠阳琪500两银子，胡雪岩双手把钱递给阳琪，顺势握住了阳琪的手，胡雪岩一双热辣辣的眼睛正盯着她，她忙低垂双目，轻轻说道：“你坐吧。”胡雪岩像未听见似的，却把她拉入怀中，阳琪也不挣扎，她幸福地偎依在胡雪岩的怀中。轻启红唇，吻得胡雪岩春心荡漾，心摇神驰。正在忘情之时，后院传来“阳琪”的喊声，二人大惊，莫不是陈氏看灯归来？阳琪推开胡雪岩，叫他躲起来，然后她理了理头发，扯了扯衣角走出屋。原来是邻居刘妈前来借剪刀。打发走刘妈，她惊魂未定，

对胡雪岩说：显些被人撞见，说出去不好听，母亲也快回来了，你走吧。”胡雪岩一步一回头终于走出院外。

一晃11年过去了，这一年的初夏太平军攻打杭州城，阳琪携母亲流落到了上海。一到上海阳琪用积攒的钱开了家绣行，绣行处在十里洋场。这儿是上海城的繁华地段，生意兴隆。一天一群人走进绣行，一见柜里摆着各种精美的绣品，赞不绝口，然而其中一个脸色红润，身体魁伟的男子突然被“胡雪岩”三个字代替。她发现他也正用双目凝望着她，似乎若有所悟，未挑选绣品便随他人匆匆出店。次日一早店里来了位大嫂，只见她身着红色缎面旗袍，体态丰腴，头戴金簪、耳坠宝石，一望便知是来自富贵人家。她笑着问这问那，阳琪耐心回答。最后贵妇只买床缎面被子，阳琪接过银票一看，阜康钱庄，心中一愣。杭州阜康钱庄醒目的牌匾金光闪烁，琉璃屋顶辉煌灿烂，门前石狮气势凌人，这一切都记忆犹新。她不由得又打量了一下贵妇。

下午一顶轿子在绣行门前停下来，贵妇走出轿子迈向绣行。由于有了上午的交情，阳琪热情地招呼，把她迎进店中，端凳让座。贵妇问道：“这些手工活都是你一人所为么？”阳琪答道：“只有少数是我绣制，其他是请人代绣的。”二人一问一答，不知不觉之间缩短了距离。贵妇问起阳琪的身世，阳琪又不免伤心落泪。听完阳琪的身世，贵妇问道：“你还记得一个叫胡雪岩的人么？”阳琪愣了一下，说道：“不太记得。”贵妇又拣些绣品告辞回家。

又是阜康钱庄，阳琪望着它心潮起伏，11年前胡雪岩

#### 第四章 见机行事 广纳财源

的音容笑貌又浮现眼前。她怎么会忘记使她魂牵梦绕的情人呢？前日他一来到店中就被认了出来，只是生活的磨炼使她不便相认。但是静心一想这贵妇是谁呢？他的夫人？心念至此内心无限凄苦，泪水夺眶而出。

第二日，贵妇借故到店中闲坐，现在她们彼此已经熟悉。贵妇说她姓李排行老三，人称李三姐，她来店中所购之物都送给亲戚胡雪岩了。阳琪不失时机问起胡雪岩，李三姐把胡雪岩的近况着实渲染一番，钦佩之情溢于言表，最后又说道：“胡雪岩还记得你啊，你们见见面吧。”阳琪心中想到如果他还念旧就会欣然前来，到时可以了解得更确切；不来，则万事作罢。她柔声说道：“你引他一见吧。”

第二日胡雪岩就约前往。二人相见少不了惊喜，问候寒暄过后，胡雪岩说他在杭州沦陷后一年就来到上海，当时生意顺畅。后来太平军被镇压，他又回到杭州。现在主要的生意都在杭州，此次到上海来是为左帅借洋款。听得阳琪心中欢喜。她问道：“这么多的事情要你做，不累么？”胡雪岩顿时眼睛灰暗失色，他喁喁细语，“唉，有什么办法呢？她又帮不上什么忙？”“她”像针似的刺了阳琪的心，她失望地低下头，提不起谈话的兴致，只简略地把自己的遭遇讲出来，平平淡淡毫无夸张之词。胡雪岩仍然听得眼圈湿润。两人随便闲谈一会儿，胡雪岩便告辞回家。此次见面后，胡雪岩常常见缝插针来到阳琪绣行。他们的心渐渐被往事唤起，热情像从前一样炽烈，情深意长。一天，胡雪岩说：“你目前境遇较差，我资助你一万两银子，切莫推辞。”

阳琪推辞不过，说道：“好，我暂时替你收下。”接过万两银票揣进衣包。然后两人开始促膝谈心，其乐融融。

胡雪岩走后，阳琪怀揣万两银票兴冲冲来到江海关。由于阳琪每月要替他们绣一面大清国旗，和主管熟悉。江海关守门的士兵得到好处后放她进去。她敲了敲总署大人的门，总署见是貌美的阳琪，忙问：“什么事？”总署大人听明阳琪来意后，忙道：“南京路那段目前看起来离城远，但马路一通，洋房修到那里就热闹了，地皮一定看涨，你真是有眼光。只是这酬劳嘛。”阳琪顺手掏出500两银票递给总署大人。总署大人与阳琪一同到了洋人那里“挂号”，洋人见是海关总署领来的人，当即按照阳琪的要求一切手续照办。办理好手续后阳琪高兴地回到家里。胡雪岩已在家恭候了。阳琪春风拂面，得意洋洋，把买地皮的手续凭证推到胡雪岩面前。胡雪岩打开一看，全是买地皮的契单。胡雪岩不解地问：“这是谁的？”“你的。”见胡面露疑惑又说道：“我擅做主张，用你的万两银票替你买了南京路东段的地皮。”胡雪岩一听方才释然。但他说道：我对炒地皮一窍不通，更何况要办理权柄单，真叫人佩服。”听了胡雪岩的夸奖，阳琪便把买这段不起眼的地皮的缘由分析给胡雪岩听，胡雪岩虽是门外汉，但也不得不被阳琪的远见卓识所折服。一种希望阳琪帮他的念头油然而生。但自己在杭州已有妻室，她肯答应吗？于是他寻找机会博取阳琪的爱恋。

事情的发展果不出阳琪所料。一个月后洋人开始在南京路大兴土木，胡雪岩所购地皮不断看涨。胡雪岩喜得合

#### 第四章 见机行事 广纳财源

不拢嘴，他决定邀请李三姐夫妇、阳琪一同在“天星”宾馆吃大菜。四人兴趣盎然走进饭厅，酒菜备齐开始享用，席间胡雪岩不断称赞阳琪的“丰功伟绩”。李三姐夫妇也用敬佩的目光面对阳琪。席散，李三姐把阳琪拉入自己的轿中，十分亲热。李三姐问：“你听见胡雪岩说的什么吗？他是多么希望得到你的帮助啊！”对于李三姐开门见山的询问，阳琪不知怎么回答才好。她缄默不言，心中激起了万丈波澜，如果跟了他无疑做小，不跟他则孑然独处。但做小老婆不知要受多少罪？她内心矛盾重重，犹豫不决。她把自己的心事告诉给李三姐。李三姐暗想，她有嫁与胡雪岩之心，但顾虑太多，就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你是他事业上的帮手，唇齿相依，哪会当作‘小’来看待呢？更何况你身在上海，照顾胡先生起居，谁人又会责难？胡先生离不开你是有目共睹。”李三姐一番颂扬，阳琪心动了。

一回到家，李三姐便把询问阳琪的情况全部说给胡雪岩听。胡雪岩听后心花怒放，托李三姐为媒，向阳琪求婚。胡雪岩如愿以偿，终于和阳琪拜堂成亲。胡雪岩有了阳琪的帮助如虎添翼，事业更加辉煌。

由此可见，生意不是感情，感情也代替不了生意，二者不能相混，但生意与感情并非绝对对立。重要的是既要看到二者的不同，也要发挥感情在生意中的积极作用，因为人毕竟是有感情的。

本来，事业爱情并不矛盾。应该说胡雪岩的商路与情路也可相融，然而事实不支持这个观点。胡雪岩纵横商海